

张仁甫：黄土地上的红色旗帜

□记者 王锦春 姬慧洋 张猛 文/图

核心提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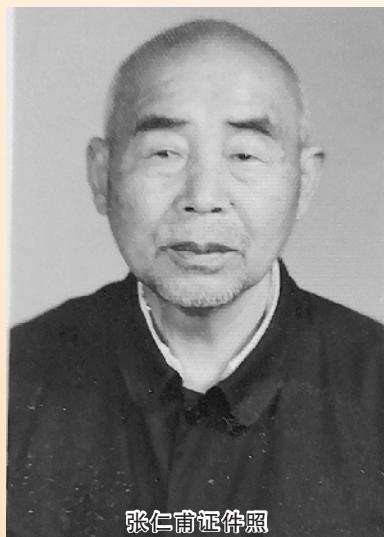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有的人，为了革命，不惜隐姓埋名；

有的人，为了信仰，一生追寻党组织。

有一种感动穿越时空，有一种记忆历久弥新。当生命和鲜血浸染的光阴将一种记忆铭刻进伟大民族的历史画卷，革命的火焰便会从星火到燎原。西华县奉母镇岗张村，豫东平原上一个普通却又光荣的村落。普通，是因为它和其他村庄一样，接受沙颍河水的馈赠，村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平淡的生活；光荣，是因为这里是老红军张仁甫的故乡，也是目前发现周口市最早的农村党支部诞生的地方，一颗革命火种在漫漫黑夜中悄然点亮，愈燃愈烈，映亮了豫东平原的角角落落。

如今，距离周口最早的农村党支部建立已过去93年，曾经的“红色基因”是否依然熠熠生辉？那些难以泯灭的红色记忆与革命者不屈不挠的抗战故事是否依然被后人所铭记？探访，为纪念，更为铭记。近日，带着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本报记者走进西华县奉母镇岗张村，听知情人讲述那段无法磨灭的记忆，看革命火种在乡村的红色留存，访张仁甫后人感受革命家庭精神传承，让鲜活的英雄人物从历史的硝烟深处慢慢清晰起来。



张仁甫证件照

“年少有为，他组织成立了周口最早的农村党支部。”

基层建党：他将革命火种播撒在农村

麦收季节，豫东平原上一片金黄，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西华县奉母镇岗张村的村民也不例外，见面寒暄时都会顺带问一句“今年恁家麦咋样”。顺着村民的指引，记者顺利找到了昔日周口市最早的农村党支部旧址。那是一座普通的民宅，外表看起来与周边房屋没有太大区别，平时院门紧锁，住在旁边的村民帮忙照看这里。因为有人长期看管和打扫，小院收拾得井井有条，水泥铺就的道路干净整洁，道路两旁的空地里种着一些花卉和果树，道路尽头的红房子就是老红军张仁甫曾经的家，也是周口市最早农村党支部诞生的地方。

推开屋门，墙上悬挂的“西华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匾额格外引人注目，破旧的书桌、几本旧书夹杂着时光的味道，散发着沧桑厚重的气息。时光瞬间被拉回到90多年前，那时候，张仁甫还是个少年。因为天资聪颖、学习成绩优异，他顺利考入了淮阳县立第二师范学校，怀揣着爱国情结，他被时任学校教导主任、共产党员吴丹坤看中，选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不久后，张仁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

众。中国共产党遭遇了极其严重的困难，许多党的组织一再遭到破坏。一些人对革命悲观，声明脱党，有的人甚至向敌人自首，出卖党的组织和党员，革命处于低潮时期。

即便如此，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中国大地依然闪耀着星星之火。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张仁甫在家乡岗张村组织成立了农村党支部（时属临颍县委领导）。经考证，这是目前已知周口最早的农村党支部，并任书记。该党支部的建立，在周口党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标志着周口贫苦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走上政治舞台。

岗张村党支部创建后，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在豫东大地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不久后，村农民协会成立，不少村民入会。与此同时，在党的领导下，张仁甫又在西华、临颍、郾城三县交界的吕家、夏城、黄连城、魏村先后建立了农民协会，发展了一大批中共党员，并建立了各个党支部，这些地方的农民运动连成了一片，像一粒火种，乘着革命的东风，在豫东大地随风播撒，形成燎原之势。

1928年5月，全县党组织屡遭敌人破坏，但革命斗争生生不息。8月，经中共漯河中心县委批准，将岗张村党支部改建为特区支部，仍由张仁甫任书记，领导周围农村革命群众继续开展斗争。

“五年牢狱之灾从天而降，艰难困苦挡不住他寻找党组织的决心。”

身陷囹圄：出狱时只剩下一口气

张铁桥，张仁甫的第三子，今年已经78岁高龄。关于父亲早期参加革命的事情，在母亲还有大哥大姐零碎的讲述中，他有着模糊的印象。“父亲这一生受了太多的苦，不管怎么艰难他都追逐着曙光，不放弃不抛弃。由于叛徒出卖，他被抓进监狱，5年的牢狱之灾，恶劣的生存环境、随时可能到来的酷刑让他在出狱时只剩下一口气，但是这些都没有打垮他的意志，养好身体继续跟党走。”张铁桥说。

白色恐怖下，无数共产党人在坚守；明亮屠刀下，共产党员的革命初心不泯灭。那些年，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血雨腥风迫使漯河、郾城、临颍与西华交界一带的党组织失去了生存条件。无奈之下，张仁甫考入了“开封地方自治训练所”求学，并担任所党支部书记，暗地里继续开展党的工作，发展党员。

那年1931年，张仁甫22岁。

由于叛徒出卖，张仁甫被捕，丧心病狂的敌人对他实施酷刑。抽皮鞭、坐老虎凳，他咬紧牙关硬抗。看到他的“硬骨头”，敌人升级逼供手段：用皮鞭不停抽打张仁甫，让他跪在砖上，脖颈处压根铁棍，两只手臂伸直捆绑在铁棍上，腿弯放根木杠，两名打手分别站在木杠的两端，得不到满意的答案，两名打手就同时上压下踩，张仁甫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由于敌人未能准确掌握父亲党支部书记的身份，只认定他为共产党员，他没被当场枪决，侥幸捡回一条命。但他还是差点没走出监狱，痨病要了他半条命。”张铁桥说，从1931年被捕到1935年出狱，张仁甫在开封省立第一监狱待了5年，长期生活在阴暗潮湿的监狱里吃不饱睡不好，张仁甫不幸感染了肺结核，出狱时奄奄一息。

“失去了跟党组织的联系，张仁甫就像没有娘的孩子一样，苦苦找寻。”

追逐曙光：只为滚烫的信仰

1931年，张仁甫被捕入狱的消息传来，当时正在晒场上干农活的老母亲一句话没说，身子一软瘫在了地上；新婚的妻子肚子里还怀着他们第一个孩子。“那种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丈夫和儿子的恐惧感时时刻刻存在，后来母亲给我讲述的时候，我都能从她的话语中感受到那种无助和恐惧。”张铁桥说。

5年的时光就在期盼和等待中慢慢度过。终于盼到了张仁甫出狱，看到眼前那个被摧残得不成人形的儿子，老母亲哭得泣不成声。原本以为跟党失去联系、身体又不好的张仁甫会回归家庭做个庄稼人，但是“不安分”的张仁甫却心怀希望追逐曙光，踏上了多年寻党之路。“没有找到党的组织，父亲就像没娘的孩子一样。”张铁桥说。因为入狱前，全县党组织屡遭敌人破坏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张仁甫跟党组织断了联系，找不到原有的党组织，他就边革命边寻找。

心中有信仰，脚下就有力量。1937年4月，漯河高中学生、中共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白书章介绍张仁甫加入了“民先”，从事抗

日救亡工作。接着他又在岗张村成立了西华抗日救国会，吸收当地进步学生参加，领导抗日救国运动，还秘密组织一批年轻人从漯河乘火车奔赴延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革命的中坚力量和党的各级干部。也就在同年年底，共产党人胡晓初等人在西华县“三岗”举办抗日干部训练班，吸收张仁甫参加。其间，他和当时的河南省委委员、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取得联系。在了解张仁甫之前的经历后，沈东平指示他在岗张村一带继续开展抗日活动。1938年6月，张仁甫和共产党员陈子欣、王负五等人在郾城河庄成立抗日“保教委员会”，召集50多名农民武装和青年知识分子，进行抗日教育和军事训练，培训抗日人才。

“在那个白色恐怖弥漫的年代，入党也好，当干部也罢，都是要冒着很大的危险，甚至要以生命为代价，父亲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他就一个信念，共产党是真心帮助穷人过上好日子的，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找到党，跟党走，准没错。”张铁桥说。
(下转6版)